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二十九回 證同心姊妹談衷曲 酬素願翁媪赴華筵

這部書前半部演到龍鳳合配，弓硯雙圓。看事跡，已是筆酣墨飽；論文章，畢竟不曾寫到安龍媒正傳。不為安龍媒立傳，則自第一回《隱西山閉門課驥子》起，至第二十八回《寶硯雕弓完成大禮》，皆為無謂陳言，便算不曾為安水心立傳。如許一部大書，安水心其日之精、月之魄、木之本、水之源也，不為立傳，非龍門世家體例矣。燕北閒人知其故，故前回書既將何玉鳳、張金鳳正傳結束清楚，此後便要入安龍媒正傳。入安龍媒正傳，若撇開雙鳳，重煩筆墨，另起樓台，通部便有「失之兩槪，不成一貫」之病，所以這回書緊接上文，先表何玉鳳。卻說何玉鳳本是個世家千金閨秀，只因含冤被難，弄得孤苦伶仃，連自己一條性命尚在未卜存亡，那裡還講得到「婚姻」二字？不想忽然大仇已報，身命得安，姻緣成就。這段姻緣又正是安家這等一分詩禮人家，安老爺、佟儒人這等一雙慈厚翁姑，安公子這等一位儒雅溫文夫婿，又得張姑娘這等一個同心合意的作了姊妹，共事一人，再加舅太太這等一個玲瓏剔透兩地知根兒的人作了乾娘，從中調停提補，便是念生絕絕不想再見的乳母丫鬟，也一時同相聚首。此時何玉鳳的遭際，真算得千古第一個樂人，來享浩劫第一樁快事！

便從「一十八獄獄中獄」升到「三十天天外天」，其快樂也不過如此，還不專在乎新婚燕爾，似水如魚。

你道就靠安老夫妻、鄧家父女又能有多大神通，就把他成全到這個地步？這是個天。難道天又合他有甚麼年誼世好，有心照應他不成就無非他那一片孝心、一團至性，作成兒女英雄，合了人情天理，自然就轉禍為福，遇危而安。這是人人作得來的，只苦於人人不肯照他那樣作了去。既或偶然作到這個地步，又向老天算起帳來，說：「這是我苦盡甘來，應該食報的、享用的。」就未免氣驕志滿，一天一天的放蕩恣縱起來，尋些房幃快樂，圖些飽暖安閒，揮些無益銀錢，長些拒人氣燄。豈知天道無親，惟佑善人，這樣斷喪起來，那「滿招損，乖致戾」的道理，如應斯響。便是天果然合你有個年誼世好，他也沒法了。縱有旺騰騰的好時運，也不怕不重新敗壞下來；齊整整的好家園，也不怕不重新蕭條下來。及至自己尋到苦惱場中，卻要抱怨說：「老天怎的不睜眼！」嗚呼！老天其不冤乎？

何玉鳳是何等一副兒女心腸，英雄見識！況且他自幼兒就自己為難慣了自己的了，如今從鋼眼裡拔出來，好容易遇著這等月滿花香的時光，他如何肯輕易放過？因此一進安家門，便自己給自己出了一個繞手的大難題目。想到上天這番厚恩，眾人這番美意，我如今既作了他家的媳婦，要不給公婆節省幾分精神，把丈夫成就一個人物，替安家立起一番事業來，怎報得這天恩，副得這人望？他如此一想，早把從前作女兒時節的行徑全副丟開，卻事事克己步步虛心的作起人家，講起世路來。更兼他天生得落落大方，不似那羞手羞腳的小家氣象。再看看安家的上上下下，那個也不是舊生人。因此，該說的就說，該問的就問。該是公子作主的，定有個盡讓；該合張姑娘商量的，定盡他一聲。到了公婆跟前，便同張姑娘敘姊妹禮數，自己居先，到了夫妻之間，便合他論房幃資格，自己居右。處得來天然合拍，不即不離。把安老夫妻兩個樂得大稱心懷，眉開眼笑。

他當下在上房周旋了褚大娘子合諸位女眷一番，見舅太太不在跟前。便要同張姑娘拉著手兒過這院裡來。一進院門，正要到舅太太屋裡去，早見舅太太在廊下站著。說：「姑奶奶必是要到我屋裡，你先不用來呢。今日是頭一天出來，除了見公婆，這算進頭一道門檻兒，得取個吉祥，你先到你妹妹屋裡看看去，我這裡張羅給你們弄响饅饅呢，等我告訴明白了他們，我也找了你們去。」何小姐見如此說，只得笑著回到自己新房，換了衣服，便到西屋裡來。

卻說安公子住的那房子雖是三開間，卻是前後兩卷，通共要算六間。金、玉姊妹在東西間分住，屋裡的裝修欄斷都是一樣。只東屋裡因作新房，那張合歡牀規矩設在靠南窗，便把兩卷打作通連，勻出北面來擺妝奩安坐落。張姑娘這屋裡卻是齊著前後兩卷的中縫安著一溜碧紗櫥，隔作裡外兩間，南一間算個燕居，北一間作為臥室。

何小姐到了這屋裡，便合張姑娘在外間靠窗南牀上坐下，早有華嬾嬾、丫鬟柳條兒送上茶來。何小姐一面喝茶，留神看那屋子，見牀上當中一般的擺著炕桌、引枕、坐褥，桌上一個陽羨砂盆兒，種著幾苗水仙。左右靠牆分列兩張小條案兒，這邊案上隨意擺兩件陳設，那邊擺一對文奩。地下順西牆一張擡頭大案，案上座鐘瓶洗之外，磊著些書籍法帖。案前一張大理石面小方桌，上面擺得筆硯精良，左右兩張杌子。

北一面，靠碧紗櫥東西兩架書閣兒，當中便是臥房門，門上挑著蔥綠軟簾兒，門裡安著個曲折榻子，榻子上嵌著塊大玻璃，放著綉擋兒，卻望不見臥房裡的牀帳。又見那外間滿屋裡貼落的圖書四壁。

何小姐自幼也曾正經讀過幾年書，自從奔走風塵，沒那心興理會到此。如今心閒興會，見了許多字畫，不免賞鑒起來，一抬頭，先見正南窗戶上懸著一面大長的匾額，古宣托裱，界畫朱絲，寫著遼寸來大的角四方的顏字。何小姐要看看是何人的筆墨，先看了看下款，卻只得一行年月，並無名號；重複看那上款，寫著「老人書付驥兒誦之」，才曉得是公公的親筆。因讀那匾上的字，見寫道是：

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；潛心以居，對越上帝，足容必重，手容必恭；擇地而蹈，折旋蟻封。出門如賓，承事如祭；戰戰兢兢，罔敢或易。守口如瓶，防意如城；洞洞屬屬，罔敢或輕。不東以西，不南以北；當事而存，靡他其適。勿貳以二，勿參以三；惟精惟一，萬變是監。從事於斯。是日持敬；動靜弗違，表裡交正。須臾有間，私欲萬端；不火而熱，不冰而寒。毫裡有差，天壤易處；三綱既淪，九法亦頽。嗚呼小子。念哉敬哉！墨卿司戒，敢告靈台。

何小姐看了一遍，粗枝大葉也還講得明白，卻不知這是那書上的格言，還是公公的庭訓，只覺句句說得有理。暗說：「原來老人家弄個筆墨，也是這等絲毫不苟的！」因又看那東欄斷方窗上頭，也貼著個小小的橫額子，卻是碗口大的八分書，寫得是：戈雁聽雞上款是「龍媒老弟屬」，下款是「克齋學隸」，這兩句《詩經》，姑娘還記得，又看方窗兩旁那副小對聯，寫得軟軟兒的一筆趙字，寫著：

屋小於舟

春深似海

卻是新郎自己的手筆。何小姐心裡道：「這『屋小於舟』不過道其實耳，下聯的意思就有些不大老成，不是老人家教誨這段格言的本意了。」一面回頭又看那身後炕案邊掛的四扇屏，寫得都是一方方的集錦小楷，卻是諸同人送的催妝曲。大略看了一看，也有幾句莊重的，也有幾句輕佻的，也有看著不大懂得的。合張姑娘一路說笑著，便站起來到大案前看西牆掛的那幅堂軸，見畫的是做元人《三多圖》，落款是「友生聲庵莫友士寫意」。姑娘都不知這些人為誰。又看兩旁那副描金朱絹對聯，寫道是：

金門待奏賢良策

玉筍新藏博議書

上款是「奉賀龍媒仁兄大人合巹重喜」，下款是「問羹愚弟梅鼎拜題並書」。何小姐看了一笑，因問道：「這梅鼎是誰呀？是個甚麼人兒呀？」張姑娘道：「他也是咱們個旗人，他們太爺稱呼同大人，現任南河河道總督。這梅少爺是公公的門生，又合玉郎換帖，所以去年來了，公婆還叫我見過。昨日他也在這裡來著。姐姐沒聽見進來鬧房的那一群裡頭，第一個討人嫌吵吵不清的就是他。公公可疼他呀，常說那孩子有出息兒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這孩子兒呀，我只說他沒出息兒！」張姑娘道：「姐姐怎麼倒知道他麼？」何小姐道：「我何曾知道他？你只看他送人副對子，也有這麼淘氣的麼？」張姑娘聽了這話。又把那對子念了一遍，才笑起來道：「果然！姐姐這一說破了，再看那

『待』字、『新』字，下得尤其可惡，並且還不能原諒他無心。昨日姐姐只管在屋裡坐著，橫豎也聽見他那嘴割了。」

二人說著，轉到臥房門口，何小姐抬頭看門上時，也有塊小匾，寫著：

瓣香室心裡想道：「這『瓣香』兩個字倒還容易明白，只是題在臥房門上不對啊，這臥房裡可一瓣心香的供奉誰呢？」一面想，一面看那匾上的字，只見那縱橫波磔一筆筆寫的儼如鐵畫銀鉤，連那墨氣都像堆起一層來似的，配著那粉白雪亮的光綫地兒，越顯黑白分明得好看。及至細看，才知不是寫的，原來照紮花兒一樣用青絨繡出來的。那下款還繡著「桐卿學繡」一行行楷小字，還繡著兩方朱紅圖書。

何小姐道：「這倒別緻。這『桐卿』又是誰呀？手兒怎麼這麼巧哇！這個人兒在那裡，我見得著他見不著？」張姑娘道：「姐姐豈但見得著，只怕見著他，叫他繡個甚麼，他還不敢不繡呢。但是這個人兒他可只會繡，不能寫，這塊匾的藍本是他求人家寫的。」何小姐只顧貪看那屋子，也不往下再問。

說著，將要進門，張姑娘道：「柳條兒，你先進去，把玻璃上那個擋兒拉開，得點亮兒。」柳條兒答應一聲，先側著身子過去，何小姐隨著也進了屋門。見那曲折榻子是向西轉過去的，等柳條兒撤玻璃擋兒的這個當兒，回頭一看，見那榻子東一面，長長短短橫的豎的貼著無數詩箋，都是公子的近作。看了看，也有幾首寄懷言志的，大抵吟風弄月居多，一時也看不完。只見內中有一幅雙紅箋紙，題著一首七言截句，那題目倒寫了有兩三行，寫道是：

庭前偶植梧桐二本，才似人長，日攜清泉洗之，欣欣向榮，越益繁茂。樹猶如此，我見應憐。口占二十八字，即博桐卿一粲，並待蕭史就正。

亭亭恰合稱眉齊，爭怪人將鳳字題。

好待干雲垂蔭日，護他比翼雙棲。

後面另有一行，寫著「龍媒戲草」。何小姐看了這首詩，臉上登時就有個頗頗不然的樣子，倒像兜的添了一樁甚麼心事一般。才待開口，立刻就用著他那番虛心克己的工夫了，忙轉念道：「且慢！這話不是今日說的，且等閒來合我這妹子仔細計較一番，再作道理。」

且住！說書的，這位姑娘好容易才安頓了，他心裡又神謀魔道的想起甚麼來了？列位，這句話說書的可不得知道。何也呢？他在那裡把個臉兒望著榻子看詩，他那臉上的神氣連張金鳳還看不見，他心裡的事情我說書的怎麼猜的著？你我左右閒在此，大家開口弄閒舌，何不猜他一番？

按這書的上文猜了去，何小姐同張姑娘正在談笑，看到安公子這首詩，忽然的心下不然起來，大概是位聽書的都聽得出來，這首詩是為何玉鳳、張金鳳而作。那「桐卿」兩個字，不必講，用的是「鳳鳴桐生」的兩句，又暗借一個「金井梧桐」的典，含著一個「金」字在裡頭，自然是贈張金鳳的別號；那「蕭史」兩個字，不必講，用的是「吹簫引鳳」的故事，又暗借一個「秦弄玉」的名號，含著一個「玉」字在裡頭，一定是贈何玉鳳的別號。因此上這位姑娘看了便有些不然起來，也未可知。

只是這首詩的命意、選詞、格調、體裁也還不醜，便是他三個的性情才貌，彼此題個號兒、叫個號兒，也還不至肉麻，況且字緣名起，伊古已然。千古首屈一指的孔聖人，便是一位有號的：「仲尼曰君子中庸」，「仲尼祖述堯舜」，「仲尼日月也」。一部《四書》，凡三舉聖號，稱號亦通例也，似不足怪，何至就把這位姑娘惹得不然起來呢？

然而細推敲了去，那《四書》的稱號卻有些道理在裡頭。

《中庸》兩見，明明道著孔門傳授心法，子思恐其久而差也。

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。到了孫述祖訓，筆之於書，想要垂教萬世，既不好書作「孔大寇」、「孔協揆」、更不得書作「夫執御者」、「鄴人之子」，難道竟書作「大父曰君子中庸」、「家祖祖述堯舜」不成？他是除了稱號沒得稱的，只得仲尼長仲尼短了哇。《論語》一見，是子貢見叔孫武叔呼著聖號謗毀聖人，因申明聖號說：「這兩個字啊，如同日月一般，謗毀不得的。」

此外卻不曾見子思稱過「仲尼家祖」，也不聞子貢提過「我們仲尼老師」。至於孟子那時既無三科以前認前輩的通例可遵，以後賢稱先聖自然合稱聖號。此外合孔夫子同時的，雖尊如魯哀公，他祭孔夫子的誄文中也還稱作「尼父」。然則這號竟不是不問張王李趙長幼親疏混叫得的。

降而中古，風雅不過謝靈運，勛業不過郭子儀，也都不聽得他有個別號。然則稱人不稱號也還有得可稱。便是我說書的也還趕上聽見旗籍諸老輩的彼此稱謂，如稱台閣大老，張則「張中堂」，李則「李大人」；遇著旗人，則稱他上一個字，也有稱姓氏的，如「章佳相國」、「富察中丞」之類。但是個大父行輩則稱為「某幾太爺」，父執則稱為「某幾老爺」，平輩相交則稱為「某幾爺」。至於宗族中止有「大爺」「叔叔」

「哥哥」「兄弟」的稱呼，即乎房分稍遠，也必稱「某幾大爺」、「叔叔家的幾哥哥、幾兄弟」，從不曾聽得動輒稱別號的。舊風之淳樸如此。

到了如今，距國初進關時節曾不百年，風氣為之一變。旗人彼此相見。不問氏族，先問台甫，怪；及至問了，是個人他就有個號，但問過他。就會記得，更怪；一記得了，久而久之，不論尊卑長幼遠近親疏，一股腦子把稱謂攔起來，都叫別號，尤其怪。照這樣從流忘反，流到我大清二百年後，只怕就會有「甲齋父親」、「乙亭兒子」的通稱了。且將奈何！何小姐或者有見如此，覺得安公子以世家公子，無端的從自己閨闈中先鬧起別號來，怪他沾染時派過重，所以看了那「桐卿」、「蕭史」的稱呼，有這番心下不然，也未可知。

若果如此，這位姑娘就未免有些積慮過遠，嫉惡過嚴了。

要知如安公子的好稱別號，是他為了難了。怎見得呢？一個人，三間屋子裡住著兩個媳婦兒，風趣些，卿長卿短罷，畢竟孰為大卿、孰為小卿？佳懷些，若姐若妹罷，又未免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」；佻俗些，稱作奶奶罷，難道好分出個「東屋裡奶奶」「西屋裡奶奶」、「何家奶奶」「張家奶奶」來不成？

這是安公子不得已之苦衷，卻不是他好趨時的陋習。便是被他稱號的人，也該加些體諒。照這等說來，何小姐的不悅還不為此。既不為此，為著何來？想來其中定有個道理。他既說了要合張姑娘商量，只好等他們商量的時候你我再聽罷。

卻說何玉鳳當下不把這話說破，便先擱起不提。因搭訕回頭望著張姑娘道：「好哇！我老老實實兒的一個妹妹，怎麼一年來的工夫學壞了？這『桐卿』分明是人贈你的號，那『蕭史』自然要算贈我的號了。若然，這門上『瓣香室』三個字竟是你繡的，你怎麼方才還合我支支吾吾的鬧起鬼來呢？」

問得個張姑娘無言可答，只是格格的笑。

說著，何玉鳳繞過榻子，進了那間臥房。只見靠西牆分南北擺兩座墩箱，上面一邊硤著兩個衣箱，當中放著連三抽屜桌，被格上面安著鏡台妝奩，以至茶筴漱盂許多零星器具。

北面靠窗盡東頭安著一張架子牀，懸著頂藕色帳子。那曲折榻子東邊夾空地方，豎著架衣裳格子，上面還大大小小放著些零星匣子之類，那衣格以北，臥牀以南，靠東壁子當中，放著一張方桌，左右兩張杌子。那桌子上不擺陳設，當中供一分爐瓶三事；兩旁一邊是個青綠花瓶，應時對景的養著一枝血點般紅的山茶花，一邊是個有架兒的粉定盤子，裡面擺著嬌黃的幾個玲瓏佛手。那上面卻供著一座小小的牌位，牌位後面又懸一軸堂幅橫披，卻用銀紅蟬翼絹罩著，看不清楚是甚麼佛像。

何小姐心下暗道：「原來這裡果然供養香火，這就無怪題作『瓣香室』了。只是怎的把佛像供在臥房裡？這前面又是誰的牌位呢？」一面想，走向前一看，見上面是「十三妹姐姐福德長生祿位」一行字。把他詫異得「喂」的一聲，問出一句傻話來，問道：「這供的是誰？是誰供的？」張姑娘笑道：「我的十三妹姐姐，情知可是誰呢？難道還有第二位不成？」何小姐正色道：「妹妹，

你忒也胡鬧！這如何使得？你這等鬧法，豈不要折盡我平生的福分？還不快丟開！」他說著，伸手就要把那長生牌提起來拿開。慌的個張姑娘連忙雙手護住，說道：「姐姐，動不得！這是我奉過公婆吩咐的！」何小姐聽了，更加著急起來，說：「這越發不成事了！你快告訴我，公婆怎的說？」張姑娘道：「姐姐別忙，咱們就在這桌兒兩旁坐下，聽我告訴你。」

二人歸坐，柳條兒給他姑娘裝過袋煙來。張姑娘一面吃著煙，便把他去年到了淮城店裡見著公婆，怎的說起何小姐途中相救，兩下聯姻，許多好處；怎的說一時有恩可感，無報可圖，便要供這長生祿位，朝夕焚香頂禮；安老夫妻聽了，怎的歡喜依允；後來供的這日，安太太怎的要親自行禮，他怎的以為不可，攔住；後來又要公子行禮，卻是安老爺說他不是一拜可以了事的；這才自己掛冠，帶他尋訪到青雲山莊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何小姐聽了，心下才得稍安。一時兩意相感，未免難過，只不好無故傷心。想了一想，轉勉強笑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記得公公在青雲山合我初見的這天，曾經提過這麼一句，那時我也不曾往下斟酌。不想妹妹你真就鬧出這些故事兒來！如今你既把我鬧了來了，你有甚麼好花兒呀、好吃的呀，就剪直的給我帶、給我吃，不爽快些兒嗎？還要這塊木頭墩子作甚麼？你不許我拿開他，你的意思不過又是甚麼搭救性命咧、完配終身咧、感恩列、報德咧這些沒要緊的話，你只想，你昨日在祠堂那一番肺腑之談，還不抵救我一命麼？還不是完我終身麼？我又該怎麼樣呢？你必定苦苦的不許我拿開這長生牌兒，我從明日起，每日清晨起來給公婆請了安，就先朝你燒一炷香，磕一陣頭，我看你怎麼樣！」張姑娘道：「姐姐不用著急，姐姐既來了，難道我放著現佛不朝，還去面壁不成？只這長生牌兒卻動不得，姐姐聽我說個道理出來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這還有個甚麼道理呀？你倒說說我聽。」張姑娘指了壁上罩著的那畫兒說：「姐姐要知這個道理，先看這頑意兒就明白了。」說著，便叫過花鈴兒來，要扶了他自己上杌凳兒去揭起那層絹來。這個當兒，何小姐早一抬腿上去，揭起那擋兒來一看，那裡是甚麼佛像？原來是一副極豔麗的士女圖。只見正面畫著一個少年，穿著件魚白春衣，靠著一張畫案，案上堆著一捲書，在那裡拈筆構思；上首橫頭坐著個美人，穿著大紅衫兒，湖色裙兒，面前安著個博山爐，在那裡添香；下首也坐著個美人，穿著藕色衫兒，松綠裙兒，面前支著個繡花繡子，在那裡挑繡。旁邊還有兩個小鬟，拂塵煮茗。只有那士女的臉手是畫工，其餘衣飾都是配著顏色半紮半繡，連那頭上的鬢髮珠翠，衣上的花樣褶紋都繡出來，繡得十分工致。

何小姐不由得先贊了一句道：「好漂亮針線！這斷不是男工繡的，一定也是那位桐卿先生的手筆了！」說著下來，轉正了細細的一看，畫的那三副臉兒，那少年竟是安公子，那穿藕色的卻酷似張姑娘，那穿紅的竟是給自己脫了個影兒，把他樂的，連連說道：「難為你好心思，怎麼想來著！你我相處了二年，我竟不知道你這麼手兒巧，還會畫呢。」張姑娘道：「姐姐打諒真個的我有這麼大本事麼？除了這幾針活計是我作的，這稿子是人家的主意，那臉兒是一位姓陶的畫的，連那地步，身段、首飾、衣紋，都是他勾出來，我照著作起來的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這個姓陶的又是誰呢？」張姑娘道：「咱們這裡有位程師爺，江蘇常州人，他有個姪兒，叫做程銓，不知在那個修書館上當供事。這姓陶的就是程銓的娘子。這個人叫作陶桂冰，號叫樺禪。我看見他這名字，還念了個白字，叫他陶桂冰，被人家笑話了去了，才告訴我這是個『冰』字，讀作『凝』。姐姐屋裡掛的那張『玉堂春富貴』，就是他畫的。」

工筆人物他會畫，最擅長的是傳真。今年夏天，程師爺叫他來給婆婆請安，婆婆便請公公自己出個稿子，叫他畫幅行樂。公公說：「我出個甚麼稿子呢？古人第一個畫小照的是商朝的傳說，他那幅稿子卻不是自己出的。及到漢朝的馬伏波將軍，功標銅柱，卻是絕好的一幅稿子呢，只是雲台二十八將裡頭又獨獨的不曾畫著他。我這樣年紀，一個被參開復的候補知縣，還鬧這些作甚麼？況這程世兄的令政又是個女史，倒是教他們小孩子們畫著頑兒去吧。」我們就把他請過這屋裡來，不是容易，才商量定了這個稿子，畫成你我三個人這幅小照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我且不管你們是容易商量的也罷，不是容易商量的也罷，我只問你，我是個管作甚麼兒的，怎麼會叫你們把我的模樣兒畫了來了，一年之久我直到今日才知道啊？」

張姑娘道：「豈但姐姐的模樣兒，連姐姐都叫人家娶了來了，姐姐也是一年之久直到今日才知道哇！姐姐要問怎麼就把姐姐的模樣畫了來了，請問這裡現放著姐姐這麼個模樣的妹妹，還怕照著畫不出妹妹這麼個模樣的姐姐來麼？話雖這樣說，只你這眉梢眼角的神情，合那點硃砂痣、倆酒窩兒，也不知費了我多少話才畫成的呢！」

何小姐道：「我是急於要聽聽你方才說的那不許我扔開這長生牌位兒的道理，這話又與那長生牌兒何干呢？」張姑娘道：「姐姐別忙啊，要留那長生牌兒的道理，正在這一幅行樂圖兒上頭，說起來這話長著啊。自從去年我姊妹兩個在能仁寺草草相逢匆匆分手以後，算到今日，整整的一年零兩個月。這其間無限的離合悲歡，今日之下，我才盼到合姐姐一室同居，長相聚首。姐姐雖是此時才來，我這盼著姐姐來的心，可不是此時才有的。這話大約姐姐也該信得及。」

何小姐連連點頭答應，說：「豈但信得及，這話大約除了我，還沒第二個人明白。」張姑娘道：「這就見得姐姐知道我的心了。只是我雖有這條心，我到了淮安，見著公婆，是個才進門的新媳婦兒，不知公婆心裡怎樣，這句話我可不好向公婆說。不想公公到了青雲堡訪著九公，見著褚大姐姐，褚大姐姐也想到你我合他三個人這段姻緣上。及至婆婆到了，他們早合公婆商量到這段話。這段話，他三位老人家自然也因為我是個才進門的新媳婦兒，又不曾告訴我，落後還是褚大姐姐私下告訴了我，他還囑咐我先不要提起。我只管知道公婆的心裡是怎樣了，我可又不敢冒冒失失的問。那時候更摸不著你老人家的主意，我更不敢合你我這位玉郎商量。這天閒中，我要探探他的口氣，誰知才說了一句，他講起他那番感激姐姐敬重姐姐的意思來，倒合我背了一大套《四書》，把我排揎了一陣。這話也長，等閒了再告訴姐姐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這話也不用你告訴我，我也深知你的甘苦，並且連你們背的那幾句《四書》我都聽見了。」張姑娘聽了一怔，便慙他道：「姐姐站住。姐姐通共昨日酉正才進門兒，還不夠一周時，姐姐這話是從那裡打聽了去的？我倒要問問。」

罷了！為甚麼先哲有言：「當得意時慢開口，當失意時慢開口；與氣味不投者對慢開口，與性情相投者對慢開口。」這四句話真是戒人失言的深意！只看何小姐這等一個精細人，當那得意的時候，合個性情相投的張姑娘說到熱鬧場中，一個忘神，也就漏了兜！益發覺得這四句格言是個閱歷之談了！

閒言少敘。卻說何小姐一時說得高興，說得忘了情，被張姑娘一慙，不覺羞得小臉兒通紅。本是一對嘴兒女促膝談心，他只得老著臉兒笑道：「討人嫌哪！你給我說底下怎麼著罷。」張姑娘道：「底下？一直到公婆到了家，把一應的事情都料理清楚了，這天才叫上我去，從頭到尾告訴了我。我才委曲宛轉的告訴了你我這個玉郎。公公才擇吉親自寫的通書合請媒的全帖。這才算定規了給姐姐作合的這樁大事。這幅行樂圖兒可正是定規了這樁事的第三天畫的。不然，姐姐只想，也有個八字兒沒見一撇兒，我就敢冒冒失失把姐姐合他畫在一幅畫兒上的理嗎？」何小姐聽了，益發覺得他情真心細，自是暗合心意。因望著那幅小照合他說道：「是便是了，只是人家在那裡讀書，你我一弄一個香爐，一個弄一堆針線在那裡攪，人家那心還肯擱在書上去呀？」

張姑娘歎了一聲道：「姐姐的心怎麼就合我的心一個樣呢！姐姐那裡知道，現在的玉郎早已不是你我在能仁寺初見的那個少年老誠的玉郎了！自從回到京，這一年的工夫，家裡本也接連不斷的事，他是弓兒也不拉，書兒也不念，說話也學的尖酸了，舉動也學得輕佻了。妹子是臉軟，勸著他總不大聽。即如這幅小照，依他的意思，定要畫上一個他，對面畫上一個我，倆人這麼對臉著笑。我說：『這影啊似的，算個甚麼呢？』他說：『這叫作《歡喜圖》。』我問他：『怎麼叫《歡喜圖》？』他就背了一大篇子給我聽。我好不容易才記住了，等我說給姐姐聽聽。他說：當日趙松雪學士有贈他夫人管夫人的一首詞，那詞說道：

我儂兩個，忒煞情多！譬如將一塊泥兒，捏一個你，塑一個我。忽然歡喜呵，將他來都打破。重新下水，再團再煉，再捏一個你，再塑一個我。那其間，那其間我身子裡也有了，你身子也有了。

姐姐只說這話有溜兒沒溜兒？我就說：『趙學士這首詞兒也太輕薄，你這意思也欠莊重。你要畫，可別畫上我，我怕人家笑

話。」他盡只鬧著不依。我就想了個主意，我說：『你要畫我，這不是姐姐的事也定了麼，索興連姐姐把咱們三個都畫上。你可得想一個正正經經的題目。還得把你我三個人的這場恩義因緣聯合到一處，我可要請公婆看過，並且留著給姐姐看的。』我拿姐姐這一鎮，才把他的淘氣鎮回去了。也虧他的聰明兒！真快，就想了這幅稿子。他說他那面兒叫作『天下無如讀書樂』，姐姐這面兒叫作『紅袖添香伴著書』，我這面兒，就算給姐姐繡這幅小照呢，叫作『買絲繡作平原君』。我聽了聽，這還有些正經，才請那位陶樺禪畫史畫了手臉，我補的這針線。這便是這幅行樂的來歷。這如今姐姐是來了，公婆又費了一番心，把你我的兩間屋子給收拾得一模一樣。我想等過了姐姐的新滿月。把那槽碧紗櫥照舊安好了，把姐姐這個生長牌兒還留在我屋裡，把我這個小像姐姐帶到姐姐屋裡去。這一來，不但你我姊妹兩個時時刻刻寸步不離，便是他到那屋裡，有個我的小像陪著姐姐；到這屋裡，又有個姐姐的長生牌兒護著我。他看著眼前的這番和合歡慶，自然該想起從前那番顛險艱難。你我個兩再時常的指點勸勉他，叫他一心奮志讀書，力圖上進，豈不是好！這便是不許姐姐丟開這長生牌兒的道理。姐姐道妹子說的是也不是？」

請教，張金鳳這等一套話，那何玉鳳聽了，可有個道他不是的？只是你我說書的聽書的，可莫為那燕北閒人所欺。據我說書的看來，那燕北閒人作第十二回《安大令骨肉敘天倫，佟孺人姑媳況俠女》的時候，偶然高興，寫了那麼一個十三妹的長生祿位牌兒，不過覺得是新色花樣，醒人耳目。及至寫到這回，十三妹是娶到安家來了，這個長生牌兒不提一句罷，算漏一筆；提一句罷，沒處交代。替他算算，何玉鳳竟看不見這件東西？無此理；看見不問？更無此理；看見問了，照舊供著？尤其無此理；除是劈了燒火，那便無理而又無理，無理到那頭兒了；就讓想空了心，把那個長生牌兒給他送到何公祠去，天下還有比那樣沒溜兒的書嗎？大約那燕北閒人也是收拾不來這一筆，沒了招兒，撈了汗了，就搜索枯腸，造了這一片漫天的謊話，成了這段賺人的文章！雖是苦了他作書的，卻便宜了我你說書的、聽書的。假如有這樁事，卻也得未曾有；便是沒這樁事，何妨作如是觀！

閒話休提，言歸正傳，卻說何小姐聽了這話，不由得趕著張姑娘叫了聲：「好妹妹，怎的你這見識就合我的意思一樣！可見我這雙眼珠兒不曾錯認你了。我正有段話要合你說。」才說到這句，戴嬾嬾回道：「舅太太過來了。」二人便把這話掩住，連忙迎出來讓坐。舅太太道：「我不坐了，我那裡給你們烙的滾熱的盒子，我才叫人給褚大姑奶奶合那兩位少奶奶送過去了。咱們娘兒們一塊兒吃，我給你們作個『和合會』。」說著，拉了二人過南屋去了不提。

他姊妹兩個一同在舅太太屋裡吃了餚餚，便回到公婆跟前來。安老爺正在外面陪鄧、褚諸人暢飲，安太太正合褚大娘子、張太太並兩個姪兒媳婦閒話。又引逗著褚家那個孩子頑耍了會子。那天已到晚飯時候，二人伺候了婆婆晚飯。安太太因他們還不曾過得十二日，仍叫張姑娘伴了何小姐回到新房，同公子夫妻每共桌而食。

飯罷，晚間安公子隨了父親進來，闔家團聚，提了些往日世事的難，敘了些現在天倫之樂。安老爺便合太太說道：「如今咱們的事情是完了，大後日可就是烏老大家的喜事。他臨走再求下太太給他送送親，他也為家裡沒個長輩兒，我們自然要去幫幫他才是。」安太太道：「我也正在這裡計算著呢，這天一定是得在城裡頭住下的了，就著這一蕩，就各處看看親戚，道乏去。」

安老爺道：「豈止太太要去，我也正打算趁這機會出去走走，咱們娶這兩個媳婦兒都不曾驚動人，事情過了，到得見著了，都當面提一句。底下該帶去磕頭的地方，太太還得走一蕩，不要惹人怪。只是你我兩個人出了門，褚大姑奶奶沒個人陪，不是禮呀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這又從那裡說起？二叔真個的，還拿外人待我嗎？你二位老人家只管走，這天我正有事，我要赴席去呢。」

舅太太道：「姑奶奶那裡去呀？」褚大娘子道：「我們大哥大嫂子要請我去坐坐兒，又不敢回二叔、二嬸兒，要弄了吃的給我送進來。我說：『我是借著我們老爺子分兒上，二叔、二嬸兒才把我當個兒女待。咱們各親兒各論兒，你們要這麼鬧起來，那可就是作踐我了。』如今我就定下那天吃他們去。」

安太太道：「很好麼，這他們又有甚麼不敢說的呢？」安老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求舅太太合親家給我們看家罷。」

安太太道：「果然的我又想起件事來了。」因向何小姐道：「你不說要給媽開齋呢嗎？這天正是個好日子，這一席我同老爺又不好陪，倒是你三口兒好好兒的弄點兒吃的，早上先在佛堂前燒了香，通個誠，算了了願，把他二位請到你們屋裡吃去，這就算你們給他二位順了齋了。豈不好？」張太太聽了，先說：「作嗎呀親家？你家那頓飯不吃肉喂？我吃上箸子就算開了齋了，還用叫姑爺、姑奶奶這麼花錢費事？」安老爺道：「是雖如此，也得叫他們小孩子心裡過得去。」

舅太太聽著說完了，便笑道：「你們站著。咱們商量商量，這麼一對那，你們行人情的行人情，認親戚的認親戚，女兒、女婿給開齋的開齋，這天算都有了吃兒了，我呢？」問的大家連安老爺也不禁大笑起來。安太太道：「你無論他們誰家，有剩湯剩水的，揀點兒就吃了；要不，我給你留倆餚餚。」舅太太道：「可不是呢，我有辦法兒！」因合張太太道：「親家母，到了那天，你早上同親家老爺赴了女兒、女婿的席、晚飯等我弄點兒吃的請你，我可不管親家公。」張太太道：「他還敢驚動舅太太咧？他在外頭那不吃了飯哪！」大家又談一刻，才各各回房安置。

金、玉姊妹這裡候公公進了屋子，服侍婆婆摘了簪子，兩個攙扶了丫鬟，前面僕婦打著一對手把燈，引著回家。又到舅太太屋裡閒談了片刻，舅太太便催著他三個歸房。何小姐這日正是善飲的朋友「入席第三杯」，有名色的，叫作「新娘第二晚」。

一宿晚景提過。卻說安老爺、安太太一家，向來睡得早起得早。次日清晨，兒女早來問安。大家正在閒談，人回：「鄧九老爺過來了。」安老爺迎出去，一路說笑進來，到上房坐下。鄧九公一一應酬了一陣，便道：「老弟，老弟婦，我今日特來道謝道乏。咱們的正事也完了，過了明日，後日是個好日子，收拾收拾我可要告辭了？」

這話褚大娘子聽了，先有些不願意。他本是個活動熱鬧人，在這裡住了幾日，處得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合式的，內中金、玉姊妹尤其打得火熱，更兼正要去赴華嬾嬾家的請，如今忽然熱刺刺的說聲要走，他如何肯呢？只是自己不好開口。

早聽安老爺說道：「九哥，你忙甚麼？雖說你在這裡幾天，正遇著舍間有事，你我究竟不曾好好的喝兩場。」安太太也是在旁款留。褚大娘子便道：「人家二叔、二嬸兒既這麼留，咱們就多住兩天不好？你老人家家裡又有些甚麼惦著的呀？」九公道：「倒不是惦著家。在這裡你二叔、二嬸兒過於為我操心，忙了這一程子了，也該讓他老公母倆歇歇兒。」

安老爺聽了，那裡肯放？便道：「老哥哥，來不來由你，放不放可就由我了。」鄧九公聽了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那麼著，咱們說開了。我也難得到京一蕩，往回來了，又身上有事，不得自在。如今老弟你要留我，你可別管我。我要到前三門外頭熱鬧熱鬧的聽兩天戲，這西山我也沒逛夠，還有海淀萬壽山昆明湖，我都要去見識見識，一直逛到香山，再看看燕台八景，從盤山一路繞回來，撒和撒和。也不用老弟你陪我，我瞧你們那位老程師爺有說有笑的，我們倒合得來。」

還有寶珠洞那個不空和尚，這東西敢是酒肉全來，他好大量，問了問他，這些地方他都到過，再帶上女婿，我們就走下去了。我回家，咱就喝；我出去，我們就逛。是這麼著，我就住些日子，不我可就不敢從命了。」安老爺連說：「就是這樣。」

當下他父女各各歡喜。鄧九公談了幾句，又到公子新房望了一望，才高高興興的出去。按下不提。

安老夫連日在家便把鄧九公幫那分盛套歸著起來，接著就找補開箱，清結帳目，收拾傢伙，打掃屋子。安太太先張羅著打發兩個姪兒媳婦進城。安老爺又吩咐人張羅把張老的那所房子打掃糊裱起來，好預備他搬家。諸事粗定，他老夫妻才各各出門，進城謝客。

安公子便預先吩咐了廚房預備了一桌盛饌，又叫備了桌午酒。這日先在天地佛堂擺了供，燒了香，請張老夫妻磕過頭，然後請到新房，給他二位順齋。兩個老兒倍常歡喜，這日打扮得衣飾鮮明，一同過來。張老是足登緞靴，裡面襯著魚白標布，上身兒油綠縐綢，下身兒的兩截夾襖，寶藍亮花兒緞袍子，釘著雙白朔鼠兒袖頭兒，石青哈喇寒羊皮四不露的褂子，殺種羊帽子，帶著個金頂兒。原來安老爺因家中辦喜事，親家老爺沒個頂帶，不好著石青褂子，慮到眾親友錯敬了，非待親戚之道。適逢其會，順天府開著捐輸例，便給他捐了個七缺後的候選未入流，頭上便有個這個朝廷名器。他自己卻以為雖是身家清白，究竟世業農桑，不圖這虛好看。因此遇著有事便頂帶榮身，沒事的日子便把頂子拔下來擱在錢搭襖兒裡，這日也因是叩謝佛天，所以才戴上的，張太太又是一

番氣象了，除了綢裙兒緞衫兒不算外，頭上是金烘烘黃塊塊，莫講別的，只那根煙袋，比舊日長了足有一尺多，煙荷包用到絳色氈子的，裡頭裝的是六百四一斤的湖廣葉子，還是成斤的買了來家裡存著，隨吃隨裝。這兩個老兒也叫作「孤始願不及此，今及此豈非天乎」了。

閒話休提。卻說他夫妻兩個到了女婿房裡，安公子、金、玉姊妹先讓到西間客坐坐下。公子同何小姐親自捧茶，張姑娘裝過一袋煙來，仍是照前那等裝法。這個當兒，張太太已經念過七八聲佛了。不一時，戴嬪嬪回：「飯擺齊了。」三個人讓他二位出來，分東西席坐好。何小姐送了酒，退下去，向著二人便拜。慌得個張老說道：「姑奶奶，你這是怎麼說？」連忙出席還揖不迭。張太太說聲：「了不得了！」站起來，趕著過來就要攙起來，不想袖子一帶，把雙筷子拐在地下，把盅酒也拐倒了，灑了一桌子，幸而那盅子不曾掉在地下。僕婦們連忙上前揀筷子擦桌子，重新斟酒，鬧成一團。他那裡還拉著何小姐說：「姑奶奶，你這是咋兒說？你留我多吃幾年大米飯罷，別價盡著折受我咧！」何小姐道：「慢講爹媽為我持這一年的齋，我該磕個頭的。我自從在能仁寺受了二位老人家那個頭，到今日想起來便覺得罪過，何況今日之下，妹妹是誰，我是誰呢？」他兩老也謙不出個甚么兒來，公子便讓著歸了坐。

那老頭兒到依實，吃了兩三個餛飩，一聲兒不言語的就著菜吃了三碗半飯。張太太先前還是乾啖白餛飩，何小姐說：「媽，倒是吃點兒菜呀！」他見那桌子上擺著也有前日筵席上的那小雞蛋兒熬乾粉，又是清蒸刺蝟皮似的一碗，合那一碗黑漆漆的一條子一條子上面有許多小肉錐兒的，不知甚麼東西。若論張太太到了安老爺家也一年之久了，難道連燕窩、魚翅、海參還沒見過不成？只因安老爺家雖是個世族大家，卻守定了那老輩的勤儉家風，不比那小人乍富，枉花那些無味的錢，混作那等不著的闊。家中除了有個喜事，以至請個遠客之外，等閒不用海菜這一類的東西。因此張太太雖然也見過幾次，知道名兒，只不知那個名兒是那件上的，所以不敢易上筷子。如今經何小姐揀樣的讓著給夾過來，他便忒兒嘍忒兒嘍的吃了些。不想那肚子有冒冒的一年不曾見過油水兒了，這個東西下去，再搭上方才那口黃酒，敢是肚子裡就不依了，竟吐嚕嚕的叫喚起來，險些兒弄到「老廉頗一飯三遺矢」。幸虧他是個羊躑，咕嚕了會子，竟不曾問動。

一時，大家吃完了飯，兩個丫鬟用長茶盤兒送上漱口水來。張老擺了擺手說：「不要。」因叫道：「女孩兒，你倒是揭起炕氈子來，把那席篋兒給我擱一根來罷。」柳條兒一時摸不著頭，公子說：「拿牙籤兒來。」柳條兒才連忙拿過兩張雙折兒手紙，上面托著根柳木牙籤。張老剔了會子牙，又從腰裡拉下一條沒撬邊兒大長的白布來擦了擦嘴，又喝了兩口茶，便站起來道：「姑爺、兩位姑奶奶費心。我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可得到前頭招護招護去了。」公子道：「晌午還預備著果子呢。」

張老道：「姑爺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會喝酒，又不吃那些零碎東西。再說今日親家老爺、太太都不在家，他們伴兒們倒跟了好幾個去，在家裡的呢，也熬了這麼幾天了，誰不偷空兒歇歇兒？我幫他們前頭照應著去。」說著，便出去了。公子一直送出二門方回。

這裡張太太吃了一袋煙，也忙著要走。何小姐道：「媽可忙甚麼呢，沒事就在這裡坐一天，說說話兒不好？」他道：「喂，姑奶奶，你婆婆托付了我會子，咱把人家舅太太一個人兒丟下不是話，再說他晚上還給我弄下吃的了。我更不會吃那些果子呀酒的咧。你們自家吃罷。」說著，自己攥上煙袋荷包絹子，也去了。

他三個跟到上屋，只見舅太太吃完了飯，正看著老婆子們那裡拌鋸末子掃地，見了張太太，站起來道：「偏了我們了？赴了女兒的席來了？」張太太道：「可吃飽咧！齋也開咧！我們姑奶奶這就不用惦記著咧！」舅太太便讓他姊妹兩個也坐下，因合公子道：「這裡不要你，你去罷。」公子正一心的事由兒想回家，便答應了一聲，笑著先走了。

這裡姊妹兩個便在旁邊的小杌子上坐下。那個大丫頭長姐兒便從柳條兒手裡接過煙袋荷包來，給張姑娘裝了袋煙，回身又給何小姐倒過碗茶來。何小姐連日見這個丫頭在婆婆跟前十分得用，便欠了欠身，說：「長姐姐，你叫他們倒罷。」隨即站起來，同張姑娘走到排插兒背後，一長一短的合他說話兒。因見他是個旗裝，卻又有些外路口音，問了問，才知他爹娘是貴州仲苗的叛黨，老祖太爺手裡得的分賞功臣為奴的罪人，他爹娘到這裡才養得他。他從小兒便陪著公子一處頑耍，到了十二歲，太太才叫上來的。何小姐見他說話兒甜淨，性情兒柔和，從此便待他十分親近。這且不提。

他姊妹兩個坐了片刻，舅太太便道：「今日婆婆不在家，你們姐兒倆也歇歇兒去。我要合親家太太湊上人門牌呢。」因合何小姐道：「你這位公公呵，我告訴你，討人嫌著的呢！他最嫌人門牌，他看見人門牌，卻也不言語，等過了後兒提起來，你可聽麼，不說他拙笨懶兒全不會，又是甚麼『這樁事最是消磨歲月』了，『最是耽誤正經』了，又是甚麼『此非婦人本務家道所宜』了，繃著個臉兒，嘈嘈個不了。偏偏兒的姑太太合我又都愛鬥個牌兒，得等他不在家偷著鬥。今日我可要贏我們親家太太倆錢兒了。」何小姐道：「娘就鬥牌，我們也該在這裡伺候。」你只聽可再沒舅太太那麼會疼人的了，說：「不用。你們倆家去，屋裡是說且不動呢，零零碎碎也偷空兒歸著歸著，以至公婆喜歡的是甚麼呀，家裡的事兒啊，你們爺的脾氣性格兒啊，隨身的活計啊，姐姐也該問問，妹妹也該說說。今日不是個空兒嗎？去罷！」何小姐本是不肯走，被舅太太這一提，倒提起他心裡一樁事來，正待要走，張姑娘道：「姐姐，舅母既這麼吩咐，不咱們就走罷，家裡坐坐兒再來。」二人便攜手同行而去。

且住！說書的，這回書一開場你就交代此後便要入安龍媒正傳，如今一回書說完了，請教那一句是安龍媒的正傳啊？

況且何玉鳳到了安家才得兩三天，合張金鳳姊妹初聚，這一邊自然該「入門問諱」，有許多緊要正經話要問；那一邊自然也該「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」，有許多緊要正經話要說，才是情理。怎的便談到這些閨閣閒情合瑣屑筆墨，作這等一篇沒氣力的文章？莫非那燕北閒人寫到《寶硯雕弓完成大禮》，有些「江淹才盡」起來了？列公，待浮海而後知水，非善觀水者也；待登山而後見雲，非善觀雲者也。金、玉姊妹兩個到了今日之下，沒得緊要正經話可說了。甚麼原故呢？那燕北閒人早輕輕兒的把位舅太太放在中間，這文章盡夠著了，不必是這等呆寫。至於這回書的文章，沒一個字沒氣力，也沒一處不是安龍媒的正傳，聽到下回，才知這話不謬。苟謂不然，那燕北閒人雖閒，也斷不肯浪費這等拖泥帶水的閒筆閒墨。「彼此取耳，子姑待之」。這正是：

定從正面認廬山，那識廬山真面目？

畢竟那金、玉姊妹兩個回家又有些甚的枝節，下回書交代。